

阅读大中国



宋词是一朵情花

李会诗 著

宋词就是开在绝情谷的绚烂情花，我们都中了它的毒。

石油工业出版社



宋词是一朵情花

李会诗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是一朵情花/李会诗著.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6

(阅读大中国)

ISBN 978-7-5021-7759-1

I. 宋…

II. 李…

III. 宋词-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1105 号

阅读大中国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址: www.petropub.com.cn

联系电话:(010) 6452355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开本:1/16 印张:13.25 插页:4

字数:200 千字

定价:23.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顾问委员会

魏常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书院导师

孙尚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书院导师

李明友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华夏文化书院导师

陈永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华夏文化书院导师

董平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书院导师

编委会

蒋九愚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蒋广学 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王建光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郭双鹰 河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徐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李海春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系博士后，华夏文化书院
研究员

张钢强 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宋宗宏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周文姬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研究员

陈国峰 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华夏文化书院副院长

褚仁虎 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华夏文化书院院长

郑鸣谦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华夏文化书院学委会副主席

花至荼靡



这实在是一个自由、开阔、舒适的朝代！她如山间一缕白云，如春天一丝晚风，扑面而来却又翩然而去，令人心生爱慕又徒增怅惘。这就是宋朝撩拨起的缕缕情丝，让人欲罢不能。

然而，现代的目光可以穿越时空，历史的经验却无法重装。宋朝的文化是中国最为灿烂的硕果，但也因为熟得太透，而已经开始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朝代，而文人的自由，也培育了优质文化的佳酿。然而也是因为太过自由，而显得凌乱、散漫，每每励精图治的最后都是人去朝空。

如果非要为宋朝的历史寻找一个可以匹配的标本，应该就是曾卓的那首诗，“一棵悬崖边的树”。她被历史的风吹到悬崖边，因为崖边的晚照、晴空、如茵的绿草，奔流的小溪而变得绿冠成荫。也因为这种滋养，宋朝的大树生长得越来越丰盈。可惜枝繁叶茂的时候，它也负着危险。她总像是即将要展翅飞翔，又像是会倾跌进深谷里一样。“物极必反”，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能够明辨这一层，便会对宋朝的风华有了不同的理解。

这是一个自由但也任性，开阔但也禁锢，舒适但也离乱的朝代。盛与衰在此交融，高雅与低俗在这里磕碰，尘世的欲想与来世的幻想在这里纠结。只有美丑并立、雅俗同分的时代，才能够看到如此

的妖娆。犹如“绝情谷”的情花，因太过鲜艳、绚烂，所以含着深深的剧毒。很多人都中了宋朝的“毒”，受了历史的蛊惑，受了前人艳羡评论的指引。而宋朝与生俱来的希望是平安，她只愿意在绝情谷底被世俗深深地遗忘，然后体味自己的绽放与凋零。

在宋朝的花园里，凝霜含露，最美的一朵情花莫过于宋词。她占尽园中风情，将尘世的浮名、仕途的追逐、江湖的杀气、女子的娇艳、爱情的甜美，都汇集在词人们的笔下，凝结在一首首的词作中。没有人能够给宋代的飘忽找到合适的注脚，如果非要选择一个具体的意向，那么恐怕也只有宋词了。在宋词中体味其千娇百媚的世间万象，也在缕缕宋词的芳香中，深味人间悲欢离合的爱憎。

宋词里有数不清的繁荣。当年的汴京城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勾栏瓦肆里的说唱艺术，青楼女子倚门回首的娇媚，集市上的叫卖声、吆喝声、说笑声此起彼伏，连绵成一幅清明上河图。

宋词里游走着各行业的精英。寇准、包公、水浒英雄的故事，连同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一起被保存下来，尘封在历史的祠堂，活跃在 21 世纪的银幕。琴操、严蕊、李师师们香艳的往事，随着青楼娱乐业的鼎盛，气韵悠扬。

宋词里有沙场的英雄。岳飞的怒发冲冠，辛弃疾的金戈铁马，陆游的王师北定，文天祥的丹心汗青，杨家将与杨门女将。连年的征战造就了时代的英雄，杀敌报国、驰骋疆场，为一朝安逸撑起了和平的天空。

宋词里更有闲雅的情致。文士们入则为官，体会红尘的乐趣；出则为仙，品味玄妙与高远。庙堂上威风凛凛，大不了退守田园。诗词歌赋，花前月下，任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一段最会“谈情说爱”的时光。

宋词像一部神奇的魔法书，轻轻翻开，所有的繁华、璀璨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一并涌出的，还有无数的赞颂。学者、文人、



先贤，甚至包括外国研究员，都得出共识：愿意用同样的生命来交换那时流年。

有的人愿意把宋词比为玉兰，说她清幽、高雅、不染凡尘；有的人喜欢把宋词喻为橄榄，初觉生涩但回味隽永。然而，更多的时候，宋词确是一朵情花。她以绝色英姿深深地吸引人们，让喜欢阅读并欣赏她的人，全部中了宋词的“毒”。但即便如此，却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走在约会宋词的路上。可见，唯有“情”字能让世间人肝肠寸断，却始终执著追求。

目 录

庙堂与江湖

亡国之叹如一江春水：李煜 / 2

隐士出名也风流：林逋 / 6

宋徽宗不是个好皇帝：宋徽宗 / 10

泪为苍生美人流：贺铸 / 15

包黑炭，六亲不认：包拯 / 20

那年山寨，草寇亦风情：宋江 / 24

宋代女子的现代生活

小资私生活实录：李清照 / 30

寡妇门前是非多：李清照 / 35

前生名妓后生尼：琴操 / 40

风尘难没，侠女本色：严蕊 / 45



烟花深处有香软的怀抱： 李师师 / 49

断肠女，天风流： 朱淑真 / 54

中国青楼文化的顶点

大雅大俗，尽藏青楼： 柳永 / 60

殊途同归，生命轻与重： 柳永 / 64

山抹微云秦学士： 秦观 / 69

并刀如水，谁未曾年少： 周邦彦 / 74

功名利禄如烟粪土： 晏几道 / 79

千年不散的唯有爱情

一树梨花压海棠： 张先 / 86

凤钗钩沉，往事如风： 陆游 / 91

爱情是生命的一条曲线： 苏轼 / 96

目录

- 醉卧花市，月夜灯如昼： 欧阳修 / 100
记否，那次铭心的回首： 辛弃疾 / 104
一碗汤圆一段情： 姜夔 / 108

文人的天空

- 我为澶渊献人生： 寇准 / 114
世事洞明，人情未必练达： 朱熹 / 119
当世不知我，后世当谢我： 王安石 / 123
水缸相公那些事儿： 司马光 / 128
传统文人的理想生活： 晏殊 / 132
我借一生悟聪明： 苏轼 / 137

无望复中原

- 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 / 142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岳飞 / 147

只恨堂堂中国空无人： 陆游 / 151

清明浩荡，肝胆皆冰雪： 张孝祥 / 156

儒冠误身，英雄无路： 辛弃疾 / 160

一叶扁舟，踽踽独行： 蒋捷 / 165

天地男儿的军旅梦： 刘克庄 / 170

山河不在，早生华发： 元好问 / 174

词外谈诗

幸福就是醉倒在旖旎的春色中 / 180

一生所求只为『更上层楼』 / 185

长短各有，相辅相成 / 190

山河破碎，一块烙在心底的伤疤 / 194

居庙堂之高，不忧民；处江湖之远，不念君。生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为君，为官，为盗贼，都是一样的深情和浪漫。

庙堂与江湖

词



亡国之叹如一江春水：李煜

南唐，在绵远悠长的中国历史上实在算不得什么。既没有秦、隋短命却乱世统一的功绩，也没有汉唐盛世的繁华命。一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闪存，实在是千年岁月中的昙花一现。

可是，区区几十年的光阴，她却为中国文学史贡献了三颗明珠：李璟、李煜、冯延巳。他们秀美精致的词风，已经有了宋词的影子。而在这三颗明珠中，最为璀璨的当属后主李煜了。

严格意义上讲，李煜应该算做南唐人。可他的确曾经在宋朝生活过，承蒙皇恩浩荡，被做了几年宋朝的“侯爷”。所以后人每每提及宋词，必会从他开始说起。“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皆枉然”，好像说宋词不谈李煜，也似乎有些不合“学术规范”。后主在天有灵，不知是否愿意依然和宋朝纠结在一起。

“违命侯”这三个字到底是殊荣还是羞辱呢？

有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然而这个尴尬得有些卑贱的官职，好像并没有为李煜带来生的尊严。倒是人间的悲欢离合、春秋苦度，深深地扎疼了他的心：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花开花谢，时光匆匆，人世间最无常的就是自然的更迭，恰如晨起的寒雨晚来的冷风。在苦雨凄风的岁月中，不禁想到了分别时的场景。人生的哀痛莫过于“生离死别”，娇妻的泪水点点滴滴，可惜连这样伤感的时光都不知几时还能再有？人生的遗憾犹如东流之水长绵不休。

这首《相见欢》，初读字字写景，细品却句句言情；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岁月匆匆，不仅有红花凋落，也有国破山河碎的悲凉。“朝来寒雨晚来风”简简单单的七个字，既写出了晨昏的景致，也写出了处境的凄苦。李煜被软禁期间，虽然名为侯，实则与外界几乎隔绝，恐怕除了自然的风雨，真的再也没有什么来客了。

终于，有一天旧臣徐铉来探望。

李煜拉着徐铉的手悲切地哭了起来，感慨当初听信谗言错杀忠臣，抚今追昔，悔恨难平。不料，徐铉是宋太宗派来的“眼线”。贰臣终究是贰臣，被宋太宗一逼问，吓得什么都说了，当然吞吞吐吐透露出的还有李煜对近况的哭诉。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虽然李煜已经“虎落平阳”，但是他还怀念自己称王称霸的生活，这是宋太宗所无法忍受的。

很快，李煜四十二岁的生日到了。这个浪漫的皇帝恰恰生于中国最为浪漫的七夕。

明月当空，故国不堪回首。后主的文人情思在这夜色和月色中被深深地唤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推杯换盏之际，竟然忘了寄人篱下需低头的道理，酒入愁肠，一时兴起，国仇家恨喷薄而出。

一首虞美人，成就了李煜个人词史上的辉煌，也葬送了他宝贵的生命。

宋太宗被“小楼昨夜又东风”激怒，赐下毒酒一杯。相传毒酒为中药马钱子，服后全身抽搐，头脚蜷缩，状极痛苦。李煜死后被追为吴王，爱妻小周后悲痛欲绝，不久也随之而死。美人香销玉殒随爱仙逝；空留一段《虞美

人》孤独遗世千古传唱。

李煜死后，人们演绎出不同的版本。

有人说是因为宋太宗自以为也会写两句“歪诗”，但无论如何也写不过李煜，一生气把他毒死了，有点“文人相轻”的意思。也有人说，宋太宗看上了他漂亮的媳妇小周后，花轿抬走，旬日才返；后来嫌李煜碍事，索性就宰了他，以绝小周后的情思。

无论如何，李煜被毒死了，追随着先他而亡的国家，一并烟消云散了。留下绵绵的词风和冤死的孤魂。

李煜是一个典型被历史“玩弄”的人。本来无心当皇帝，身为中主（李璟）六子，帝位无论如何也轮他不着。结果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他的叔叔哥哥们，一个个嘎嘣嘣全都死光了，偌大的场子就剩下他独自来撑。

李煜不是宝玉，开心的时候可以躲在暖纱橱里吃姐妹们嘴上的胭脂，不开心了，头发剃光光，跑去当和尚玩。毕竟，王府的公子哥儿和帝王的子孙总是有所差别的。李煜没处躲，只好硬着头皮当了皇帝。

假如落在手里的是一个盛世王朝，估计李煜也会励精图治，说不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可惜，南唐到了他的手里，气数已尽。加上李煜主观上也没什么称帝的精神准备，所以，很快就被初起的北宋给灭了。

末代皇帝的历史抉择通常都别有意味，自杀和投降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言人，历史可以解散，但人生却不能。所以，李煜终于还是决定活下来，哪怕没有尊严，他也希望可以苟延残喘地活下去。

纵观李煜的一生，半是词人，半是帝王。为词，他香艳旖旎；为王，也多如此。这和赵氏兄弟截然不同，赵氏兄弟首先是帝王，其次才是文人（不



管是真文人还是装文人)。文治武功、文臣武将，虽然可以并立而称，但重心上还是有所不同。政治家首先想到的是韬光养晦、运筹帷幄；而文人，清茶烈酒、风花雪月，最在乎的是才情；这便是文武之道的不同。李煜文质彬彬，本无登基妄想，也无一统山河的野心；只希望偏安一隅，有立锥之地可以吟诗作画。但是，文人的梦想多半很难实现，何况他毕竟是一个皇帝。

然而，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宋太宗虽然毒死了李煜，但李煜所倡导的三寸金莲，却犹如历史巨大的包脚布，牢牢地捆绑了宋朝的审美。宋朝理学对女人的迫害和禁锢，仿佛中了咒语，由脚到头不断蔓延，牢牢地裹住了人们的思想。

毫无疑问，宋朝重文轻武，文人们都过得十分潇洒；有的官至宰相，直接影响政治的走向；有的匹马戎装，驰骋疆场守土固疆。假如李煜不是一个皇帝，而只是宋代一个普通的文人，或许他会活得非常滋润：郎情妾意，提笔成文，拈花醉酒，一幅人生写意。但是转念一想，假如他一生都不过是浪荡才子，辗转于软香温玉之中，恐怕词作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李煜实在没有柳永“淡扫蛾眉”的福气，估计也不愿意体会“天上人间”的巨大反差，“词帝”的称呼恐怕也未见得心里受用。但无论如何，“国家不幸诗家兴”的论断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李煜走后，世间留下了他的词作。人们记不得他当皇帝时候的词，却感慨他阶下囚生活的无尽心酸，“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字字看来皆是血，今非昔比痛断肠。所以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李煜的谢幕和赵宋的华丽登场，都是历史的巧妙安排。

李煜虽死，但绵绵词风却在宋代词坛依然绽放，他的清丽、洒脱、落寞和深情，都在后世词人的血脉里不断延展，并内化为一种超拔、俊秀的力量，继而温婉、狂放。

隐士出名也风流：林逋

宋朝对于文人的待遇是无比宽松的，即便犯了错误，顶多也就是贬谪或流放，很少处以重罚，更谈不上死罪。所以，才有屡跌屡起，越挫越勇的人，前赴后继地拥戴这个软弱的朝廷。

北宋初年，江山稍固；大一统的局面令无数读书人心向往之，“学而优则仕”的美好前途，似乎也为年轻人铺就了一条“星光大道”。可是，在大家决定一展宏图大志的时候，突然有人说要隐居，就如商量好了的一场聚会，有个人中途变卦不去了，少不得人们的非议和揣测。

当然，中国古代的隐居其实也分很多种。

黄庭坚、苏轼等属于“以官为隐”，宦海沉浮，冰雪聪明的人，早把世间看破。虽身在官场，但心里闲云野鹤，已然“上朝为官，下朝是仙”。

第二类属于“以隐为官”，这种人多半胸怀雄图大志，“天下事了于于心”，但苦于时机不成熟，所以只好隐居。有才华的人能够低调隐居，名气常常会越来越大，隐着隐着，被明君发现，请之出山入仕，从此平步青云。王安石、诸葛亮皆属此类典范。

还有一类就是“以隐为隐”，就如林逋一样，任你千呼万唤，我就是不入官场，甚至连城市的大门都不肯进，怎一个“倔”字了得。

林逋是北宋初年著名隐士，目下无尘、孤高自许，隐居在西湖边的孤山；二十年不入城、不入仕。他终身未婚无子，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